

人生百味

秋风吹，枣儿红

■王国梁



秋风是个出色的画师，把所到之处晕染得五彩斑斓。不知从哪天起，秋风来到了树梢，把枣儿也染红了。小时候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一两棵枣树。种枣树对农家来说最实惠，枣树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快乐。

“七月十五枣红肚，八月十五枣上屋。”农历七月份，枣儿早早就红了半边脸，可以吃了。满树的枣儿，把树枝压弯，惹得孩子们口水横流。我和伙伴们仰着头，在枣树下跃跃欲试。小强心急，从地上捡起一个土坷垃，狠狠地扔向挂枣最多的树枝。“噼里啪啦”，几颗枣儿落了下来，我们冲过去一抢而光。毫无疑问，这种打枣的方法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馋嘴。有人想拿来长竹竿打枣，又怕被大人看到，因为打枣需等到中秋节前后，大人们绝对不允许我们过早“祸害”枣树。这些枣儿，要带给农家长长久久的甜蜜——把枣儿晒干，冬天熬粥放几颗，过年时蒸年糕用。可孩子们馋啊，馋枣儿的清脆甘甜。

我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：上树摘枣！伙伴们互相眼神示意一下，就开始爬树了。枣树的树皮粗糙，很适合攀爬。我们都像猴子一样，三下两下就蹿到了树上。一棵大枣树足以容纳两三个孩子。有不敢爬树的，就攀着梯子到房顶，摘取那些探到房顶的枣儿。女孩子则守在树下，等我们摘给她们。爬到树上的小伙伴，简直像个得胜将军一样骄傲，坐拥满树红枣儿，还可以对着树下眼巴巴瞅着的女孩子呼风唤雨。扔下几个枣儿，能让她们团团圆圆。

我面前的枣儿，有青的，有红半边的，还有红透的。我仿佛是陷进了满满的宝石玛瑙里面，欣喜若狂，不知道该先挑哪个枣儿吃。我看准了一只红透的枣儿，轻轻摘下来。咬上一口，“嘎巴”一下，脆生生的。枣儿清甜爽脆，嚼几下，汁水丰沛。我大嚼着枣儿，高喊着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这时我看到树下的小红正伸着脖子咽口水呢，我便也扔些枣儿给她吃。

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简直是灵活的美猴王，又骄傲又得意。满树的枣儿，我想吃哪个，可以随意吃。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准备爬下树。谁知，忽然感觉脖子生疼，一定是被虫子咬到了，这是枣树上特有的一种虫子，咬人特别疼。我嗷嗷叫着，灰溜溜地爬下来，全然没了刚才的耀武扬威。

父亲看到我，嗔怪道：“活该！这就是馋嘴的代价！”我龇牙咧嘴地说：“那也值！枣儿太好吃了。”第二天，我就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又开始招呼同伴上树吃枣儿。这种快乐，一直持续到中秋节。

中秋节之前，要打枣儿了！大人们拿着竹竿打枣儿，满树的枣儿“噼里啪啦”掉下来，地上铺了一层，红艳艳的。孩子们一边把枣儿收起来，一边拣最红的放到嘴里。

如今我走在故乡的秋色里，看到家家户户的红枣探出墙头，想起小时候的事，总会忍俊不禁。那些快乐的往事，带给我甜蜜的回忆。秋风中，枣儿又红了，现在的孩子还会爬到枣树上去了吗？

生活手记

在一张餐桌前静坐

■马亚伟

这张餐桌是我新买回来的，因为心仪已久，坐到它的面前有种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
餐桌是实木的，崭新得似乎带着森林里的气息，草木芬芳，阳光清香，露珠微凉，晨风荡漾……它来自遥远的森林，让我觉得它颇有几分神秘色彩。它的前世一定是一棵快乐的树，在阳光雨露中幸福成长。树木也同人一样，一代代生生不息，它被砍伐下来为人所用，它的子孙后代继续在森林里坚守。我想它一定是一棵有故事的树，它带着它的故事来到我的身边，继续它的生命之旅。它的今生，将有我的参与。

餐桌是原木色的，虽然经过了人工和机器的打磨，依然保持着温润的光泽。它的光泽不像别的新器物那般，贼亮亮的让人觉得单薄肤浅，缺乏深沉厚重。它自带温厚之气，大概是因为它的前世历经了漫漫岁月，历经了无尽风雨。

餐桌的样式古朴大方，没有什么花样来点缀。越是内涵丰富的事物，越无需外在的点缀，它的本色足够有魅力。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颜色，源于自然，干净澄澈，给人一种宁静的美感。它端坐在厨房一角，还未曾沾染烟火气，却有种大气与家常兼备的气质。以后的岁月里，它就成了我家的一员，与我和我的家人长相厮守，相濡以沫，一定会修炼出更加温和的光芒和温厚的品格。

人与物之间，是有一种奇缘的。你想啊，那么多材质不同、颜色各异、款式多样的餐桌，我怎么偏偏就选了这张？这样的挑选，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选一个人一样，多少人在你眼前匆匆掠过，只有这一个与你心有灵犀，一见钟情。看中了这张餐桌，便觉“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而这张餐桌呢，可能躲过了无数双挑剔的眼睛，只为等到我。这张餐桌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生命中的巨变，先是作别了阳光雨露、鸟语花香的美丽大自然，然后被人精心打磨，最终到了我家，开始了凡尘生活。



餐桌是用来吃饭的，而吃饭是人活着的头等大事，不能马虎。拥有一张心仪的餐桌，是一件幸福的事。餐桌上摆上精致的碗盘，碗盘里盛满美味的菜肴，吃起来会觉得特别香甜。天长日久，餐桌多了烟火之气，多了生活之味。相比之前的不染尘埃，它仿佛是落入凡间的仙子。不过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前世的一切都已经归零，今生它只做一张朴实的餐桌，与烟火相亲相爱，与人相依相守，同样也是有生命力的。餐桌见证着我们一日三餐的酸甜苦辣，也见证着我们生活的悲喜忧欢。日日月月年年，我们笑则一同笑，哭则一同哭，没有什么比身边的器物更懂我们的。

“物品拥有肉眼无法觉察、超越外形之上的特质，如同人类，物品也有灵魂。”这话说得非常有条理。每一件物品都是有灵魂的，它最完美的结局是找到与它灵魂契合的人，惺惺相惜，彼此珍惜。我内心无比笃定，这张餐桌结实耐用，将会沉默而忠诚陪伴我的往后余生。十年二十年，甚至到我生命燃尽的时候，它可能依旧完好。那时候，它一定就像一位阅历丰富的老者一般，满身都是智慧的光芒，它的光泽会更多一层温润之气。对器物的珍视，就是长长久久地使用它，爱惜它，最终与它相融为一体。

器物有时候会成为知己般的存在，无需语言交流，在一起就会很愉悦。在一张餐桌前静坐，餐桌静默，我亦静默。我与它，心灵相通。

烟火人间

露天电影的时代

■孙克艳

童年时，村里没什么娱乐。那时，电视是稀罕物件，一个村里也就一两台，还是14寸的黑白电视。想要看电视，就要厚着脸皮，穿越大半个村庄，去陌生的村民家里，立在人头攒动的庭院里，踮起脚尖，伸着脖子，前后左右晃动身体和脑袋，才能瞧上几眼夹杂着“雪花”的画面。何况那时村里经常停电，经常看得不爽快，屏幕就黑了。这样的体验，实在不美。

幸好那时候，村子里偶尔会放电影。开阔的场地上，支起宽大的荧幕，就是露天影院。放映前几天，消息就传了出来。放映当天，放映员早早开始放歌曲或戏曲，大喇叭震山响，喧闹得很。村民们听到动静，就知道要放电影了，早早吃饭收拾，相约着看电影。甚至邻村放电影，也会吸引爱热闹的人摸黑前去。

每当放映机射出白色的光束，人们就沸腾了。在光束里招手、晃脑袋、扔衣服、吹口哨、尖叫……尽情地宣泄。

那时的人们，对电影有一种深切的感情。为看一场电影，可以做很多事。我的堂叔为了去河对岸的村庄看电影，硬是不顾深秋河水的冰凉，蹚河到对岸。我那个爱热闹又风趣的三叔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和同伴骑车去十多里外的村子看电影，结果两人摔倒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。但他们硬是忍着疼痛，看完了整场电影。于是，三叔的脸上，留下了一块暗红色的伤疤。

而我的父母为了看电影，常把年幼的我和弟弟交给奶奶带。当我们哭闹着找父母时，奶奶就会严厉地说：“你爹妈跟着人们去打狼了！你们再闹，狼就来了！”奶奶这话很管用，我们听了马上就安静下来。

当年的人们，为了看场电影，好像付出再多都愿意；即使那些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连台词都背下来了，还是愿意跑几里地，在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去。

印象中，我在星河灿烂的苍穹下看过电影，在乌云密布的阴天看过电影，我在细雨淅沥的雨夜看过电影，我在白雪纷飞的冬夜看过电影……那些在不同地方、不同情景下看过的露天电影，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，串起了我的年少时光。

小时候，有一次看电影时睡着了。等我醒来时，正躺在父亲的臂弯里。鼻子里是父亲的味道，身边是密集的人群，耳边是电影中温馨的插曲，头顶是浩瀚的星空……那一瞬间，幼小的我觉得知足而安稳。

而关于露天电影，“最冻人”的记忆是在我小学五年级那年的冬天。那天晚上，穿着棉袄蒙着围巾的我和姑姑，各自踩着一个脚蹬火炉，相互依偎着坐在地上看电影。很快，火炉里的炭火熄灭了，脚冻麻了，耳朵好像快冻掉了。可是，我们却不肯离开，眼睛痴迷地盯着前方的荧幕。直到天空飘起漫天的雪花，我们仍一边跺着脚，一边瑟瑟地等着电影的结局。至今，我仍记得那天夜里飞舞的雪花，仍记得放映机射出的那道光，却独独忘记了电影的情节。

如今，那些关于露天电影的往事，仍记忆犹新，恍如昨日。那个特别的时代，令人怀念。



【乐观生活】

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烦恼，但对于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来说，他充满热情与希望，心态好，就会少一些烦恼和抱怨。我们应该把开心变成一种习惯，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。

——韦殿祿

【走在乡间】

漫步乡间小路，田野里充盈着醉人的清新气息。那绿油油的禾苗、金灿灿的菜花、遍地的野花……到处花红叶绿，怎不叫人怦然心动呢！

——张泽峰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儿时的早晨】

儿时，一年四季的早晨，我似乎总是被各种声音惊醒。村里每天有人来卖烧饼、油条，吆喝声总是拉得很长：“卖油条——烧饼！”我一听，就跑过去围着香喷喷的篮子转，等着奶奶买一根油条折断给我们分着吃。儿时的早晨有那么多的美好记忆，它永远属于过去，犹如我们的青春。

——刘雪芳